

在上帝面前被逮捕

受難者：許天賢

訪談對象：本人

訪談時間：2014年7月28日

訪談地點：臺南市新樓醫院

許天賢小檔案

1951年 出生於屏東縣新園鄉共和村

1979年 因參加美麗島事件被逮捕，因涉及「暴力脅迫」被判刑三年

1982年 服刑三年出獄

1984至1987年 擔任義光教會（原林家血案凶宅）牧師

2006年 獲鄭南榕紀念獎

2014年 目前擔任臺南新樓醫院院牧部主任

許天賢牧師如今站在十字架前方宣教時，有時還是會不禁想起三十五年前的那樁往事……

三十五年前那天，他同樣在臺上宣揚上帝永恆的真理，卻有好幾位情治人員，突然衝上講臺，勒脖子、架手臂地將他硬是從講臺拉了下來，當場將他逮捕。

他無奈地被迫釘上手銬腳鐐，彷彿犯了什麼罪大惡極的重罪。只要他一走動，那腳鐐叮噐作響，刺耳的聲音，在長廊裡不停迴盪。



虔誠奉獻的心，幫助許天賢度過那段暗黑年代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許天賢自認沒做錯什麼事，是行聖經教導他的公義與真理，因此他抬頭挺胸，一步步走過暗黑年代……

出生於海邊偏鄉

許天賢出生於新園鄉共和村，這個與鹽埔村相連的小村落，原本偏僻荒蕪。由於緊靠海邊，這裡的土地含鹽性特別高，種植什麼都很難養得活，只能種些生命力強的番薯等。因此當地有句俗語，形容這樣的現象，「鹽埔仔鹽死死，吃米仔配番薯簽」，最能說明這地方的特性。

共和村鹽埔村隔著東港溪，與著名的漁港東港鎮隔岸相對。東港的漁撈事業蓬勃，是個只要努力就可撈捕致富的小鎮。但共和村和鹽埔村這一帶，如上述所說生產力薄弱，在鹽埔港尚未開闢之前，這裡的民眾都只能務農為生，勉強維持生計。

許家原本也是當地千百個務農家庭之一，家裡有不少農田，讓許家忙碌不堪，許天賢還記得小時候，都得幫忙家裡做些農務，減少大人們的負擔。直到許天賢的父親在屏東市一所高職找到總務的工作，從此以後，許家有了固定收入，生活逐漸轉為小康。

許天賢小學時就讀鹽洲國民學校，附近如鹽埔村、共和村、五房村以及前來周邊進駐的大陳義胞，都在該校就讀。許天賢成績不錯，初中時考上東港高中初中部，高中則到屏東市的省立屏東中學就讀。高中畢業後，他卻不像其他同學硬是要擠進大學窄門，反而直接去念神學院，不少他的好同學都相當不解。

許天賢說，他和其他同學所選擇的不一樣，主要是因為，父親原本不但是虔誠的基督教徒，更是長老教會的資深會友，他很希望自己的兒女讀臺南神學院，擔任傳道人或牧師¹，好傳授上帝的福音，撫慰更多人的心靈。

追求真理的熱情

許天賢回憶說，當時臺灣還是處於戒嚴時期，校園的氣氛原本就

01 在一般教會來說，神學院學生從學校畢業後，受聘於教會擔任傳道職務，試用一年成為教會「傳道人」。傳道人再經過三年至五年的考驗，便可申請「牧師」職務。

沒那麼開放。沒想到一進入臺南神學院，發現校園充滿追求真理的自由氣氛，才是他最渴望的學習方式。對他來說，猶如施打了一劑強心針，讓他更加展現追求真理的熱情天性。

他還記得，學校圖書館的藏書採開放式書架，你想讀什麼書就讀什麼書。那時他在館內，讀了很多李敖或是黨外書籍，漸漸了解臺灣當前的趨勢與政治上的侷限。那時校園的學習氛圍可說是全臺最開放的，校內不但沒有設置教官，老師們也都忠實傳達臺灣社會的實質脈動，讓同學們更加了解民意的發展。



從年輕開始，許天賢就經常以牧師身分，走上街頭追求心目中的愛與公義。
(許天賢／提供)

許天賢讀到四年級時，動員同學們共同成立了「真善美學術社」，他更擔任主要幹部。該社團經常舉辦各項活動，在校園相當活躍。從那個時候開始，許天賢就認為，從事宗教與政治活動一樣，都是行使公義，消弭社會上不公不義的現象。

「真善美學術社」經常邀請黨外人士，包括施明德、許信良、王拓以及陳映真等人，進入校園演講。許天賢沒想到這樣的活動，竟觸及官方敏感的政治神經，讓情治單位有所察覺，開始派人混入校園，監視該社的活動。

除了舉辦活動之外，「真善美學術社」更結合聖歌團體「牧人合唱團」，走出校園，全力幫忙當時的市長候選人蘇南成助選。當時兩個團體一同活動，由許天賢擔任團長，帶領同學們以吟唱優美的臺灣民謠，柔性助選。這成了全國第一個用歌唱競選的選戰手法，日後其他候選人開始有樣學樣，所謂競選歌曲紛紛出籠。

臺南神學院的體制是要讀六年書，但是由於大多數同學讀了一年，就要面臨兵役問題，因此校方允諾先讓同學當完兵，再回來讀書。那時，許天賢先去當了兩年憲兵。在服兵役時，卻看到部分政黨更多不堪的做法。

許天賢把自己在聖經上學到的真理，與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比較，不但發現臺灣竟然還在戒嚴階段，當時母校原本要邀請一名英國宣教士到學校演講，卻因為政治立場不同，而被政府驅逐出境。這讓他覺得更應該參與社會運動，讓臺灣有所蛻變。

「我就是拘捕令！」

許天賢在神學院畢業後，1979年8月被教會調派去臺南林仔內教會，擔任傳道人。他認為年輕人要多多參加活動，讓社會可以朝著正面的方向轉變。他經常與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以柔性和平的方式，上街頭參與改革運動。

1979年12月10日晚上，以「美麗島雜誌社」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，在高雄市舉行國際人權日活動。許天賢回憶當晚的事件：「我與『真善美學術社』的朋友們到現場，以一貫柔性和平的方式，吟唱臺灣民謠及聖歌。雖然知道部分街道有極大騷動，但是那晚我們這群人只有去唱歌，沒有參與情治單位所指控的暴亂。只不過，後來一回到教會，就已有有人說，我應該會被逮捕，請我小心一點。」

事實上，許天賢對於自己會被逮捕，早已心知肚明。他說：「美麗島雜誌從1979年8月開始發刊，我就義務擔任雜誌社的臺南社務委員，負責雜誌的發行，早已被情治機關列入逮捕的黑名單。不過，我早在就讀神學院時組織『真善美學術社』，就常邀請黨外人士到學校演講，我已被情治單位盯上，被逮捕是遲早的事。」

許世賢記得很清楚，那天他被捕時，是12月23日上午，他在臺南林仔內教會，以傳道人的身分，正在主持聖誕節前夕的週日禮拜。在十一點時，他還在講臺上宣教，好幾個臺南縣警察局保防組的人員，就直接衝上講臺，把他硬是押下講臺。他成為第一個被捕的長老教會成員。

許牧師當時被捕時，還轉頭詢問那些逮捕他的人說：「你們到底有沒有拘捕令？如果沒有拘捕令，你們就是違法逮捕。你們根本沒有權力，在上帝面前抓人！」

帶頭的情治人員緊盯許牧師，不假思索地回說：「我們抓人，哪需要申請什麼拘捕令？我就是拘捕令。」

12月23日剛好是許牧師女兒的周歲生日，他原本下班後想親口對女兒說「生日快樂」，但是還來不及說，就被情治人員帶走了。他人還沒到警察局，坐在警車上時，兩名員警分別坐在左右兩邊，隨時利用機會夾擊，用手肘不經意撞他，讓他開始飽受肉體折磨。

許天賢說：「那天我先被帶到臺南警察局，隔天來到高雄壽山南部警備總部司令部。檢察官一見到我，就問刑警說，這是涉及美麗島事件的嫌疑犯嗎？員警點了點頭，他們就幫我釘上笨重的腳鐐，吃飯時送來鹽水飯，但整團飯湯鹹得要死，我根本無法下嚥。」

在這裡，許天賢也遇到一些讓人痛徹心扉的事。他回憶，有一次提訊時，看到與同案被拘捕的戴振耀²，上級只准他穿一條內褲，那時是冬天，他載著腳鐐，蹲在那裡不停發抖，等著被偵訊，讓人看了於心不忍。

檢察官一聽是美麗島事件的犯人，走過去朝戴振耀的腦後，拍打了一下：「你也不多躲一天，我們都要結案了，你才進來。上級說抓太多人，不要再抓了。」

02 戴振耀，1948年生，臺灣省高雄縣人。民進黨籍。1979年12月因「高雄事件」被捕入獄，出獄後，以務農為生。之後在多項農民示威活動中擔任總指揮。曾當選三屆立法委員。2002年2月擔任行政院農委會副主委。

在高雄接受完初步偵訊後，許天賢被大隊人馬帶到臺北軍法處看守所。很巧合的是，許天賢當兵服的是憲兵役，他要被送往臺北時，押車的正好是他服役時的直屬長官——副連長。

他很感慨地說：「在車上，我不敢和副連長相認，我相信，他就算還認出我來，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和我打招呼，我們兩個人就默默看著窗外，假裝彼此不認識。」

原本外界盛傳他們這批美麗島事件政治犯，會被送去綠島，但可能因為人數太多，只好在看守所內等待判決。1980年6月宣判，許天賢被判「暴力脅迫」罪，有期徒刑三年。許天賢回憶說，他們那批政治犯比較倒楣，沒遇到什麼減刑，就紮紮實實坐了三年牢。

許天賢隨後被移監到了桃園龜山監獄。「我在那裡認識了同鄉的邱茂男，他不但很照顧我，有些受難者家境很貧困，他也主動叫家人匯款援助他們」。

許天賢回憶說：「我們這票美麗島政治犯，和其他犯人被關在一起。犯人分成兩派，一派很害怕我們，一派卻很尊敬我們為了正義，而關在黑牢。有些人都利用服外役時，偷偷拿東西給我吃。」

在義光教會的日子

1982年，許天賢出獄獲得自由後，才慢慢了解一些陰錯陽差的事。原來當年情治人員第一個並不是鎖定抓他，他們第一個要逮捕的是另一個傳道人蔡有全。

當時蔡有全已先避開風頭，情治人員只好轉而到附近逮捕許牧師，尤其看到他正在做禮拜，心想此人一定逃不掉，因而見獵心喜，將他從宣教的講臺拉下逮捕。許牧師說，這種不尊重教會的鴨霸方式，後來引起全世界教會的議論及聲援，許多教會都發起支援他的活動。

許天賢被移送桃園龜山監獄後，大部分時間都在牢裡做聖誕樹上的各類裝飾。他心底懷疑，這些裝飾品到底被賣到哪裡？多年來都沒有消息。直到他在 1987 年去英國讀書時，在一個友人家中才看見他們在獄中加工的裝飾品，竟然飄洋過海，掛在異國的耶誕樹上，閃閃發亮。

出獄後，許天賢在林仔內教會再待了二年，通過考試，正式由傳道人成為正式牧師。1982 年，長老教會在林義雄故宅成立義光教會，他於 1984 年在該教會擔任牧師。那時教會內沒有任何資源，更經常受到情治單位的監視。在他的熱情帶領下，排除萬難，還有許多教友們的熱情協助，義光教會的精神才廣為人知。

出獄後的許牧師，仍然不改其志，他一邊佈道傳教，一方面只要一有街頭運動，他都邀請教友們一同參加，參與民主盛會。他回憶說：「我在義光教會的三年（1984 — 1987），是臺灣民主街頭最興盛的時候，那時我們參與了廢除戒嚴運動、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以及突破黑名單運動等，可說無役不與。當時我還帶著自己家的兒子，到處趴趴走參與運動，只希望臺灣的民主會更好。」



許天賢在義光教會擔任牧師的日子。（許天賢／提供）

行公義，好憐憫

許牧師在 1987 年至 1988 年到英國讀書，回國後在臺北萬榮華紀念教會服務長達 13 年的時間。2002 年到新樓醫院擔任院牧師部長迄今。不過，這一年來，他飽受罹患膽結石的困擾，原本壯碩的身軀，經兩次開刀，體力已較為虛弱，但他依然站在十字架前方，為眾人禱告祈福，宣揚上帝的真理。

三十五年前的那些往事，對於許天賢來說，早已成為過眼雲煙。他一向認為從事宗教活動的人，一樣要關懷社會大小事。他一直都奉行聖經裡的真理，他說：「如果時光重來，我還是會做同樣的事情，像學運裡的年輕人主張自己的國家自己救，對於當年的事，我一點也不後悔。」

無論他遇到多大的阻難，他一定拿出聖經，吟誦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，向上帝祈求更大的勇氣，這段話成為他一生追尋、努力實踐的真理，並且讓他更有勇氣，走過那段暗黑的年代，追求公義的存在。這些話語，始終回盪在他的耳畔：

世人哪，耶和華已指示你為何為善？
他向你所要的是為什麼呢？
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，
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



許天賢最近身體欠安，連續開刀兩次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